

# 二十世纪

连云港 章龙 张丽华 编

## 中国女作家

## 散文精品

下卷

# 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散文精品

## 下 卷

连云飞 章 龙 张丽华 编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97 号

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散文精品  
(下卷)

连云飞 章 龙 张丽华 编

\*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北京飞达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 18.25 印张 410 (千) 字

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18.00 元

ISBN 7-5043-2499-X/I • 298

# 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散文精品

## 下卷目录

谌 容	.....	( 1 )
	劝酒	( 3 )
张 洁	.....	( 5 )
	拣麦穗	( 7 )
	挖荠菜	( 11 )
	我的四季	( 15 )
	醉也难不醉也难	( 18 )
刘静娟	.....	( 21 )
	属于我们的	( 23 )
	响自小径那头	( 30 )
	走亲戚	( 35 )
马瑞芳	.....	( 43 )
	煎饼花儿	( 45 )
	等	( 52 )
张晓风	.....	( 57 )
	秋天·秋天	( 59 )
	一个女人的爱情观	( 63 )
	愁乡石	( 67 )
	眼神四则	( 71 )
李天芳	.....	( 77 )

打碗碗花	( 79 )
种一片太阳花	( 84 )
叶文玲	( 87 )
太阳的香味	( 89 )
乌篷摇梦到春江	( 93 )
我在那时见过您	( 96 )
三 毛	(105)
悲欢交织录	(107)
不死鸟	(116)
乡愁	(118)
什么都快乐	(121)
周末	(124)
西风不相识	(135)
席慕容	(153)
爱的絮语	(155)
写给生命	(158)
陈祖芬	(163)
活力	(165)
喻丽清	(179)
木马还魂	(181)
瞎子·孩子和狗	(188)
李佩芝	(195)
小屋	(197)
初冬，在名桥	(202)
黄河，你在说什么	(205)
梅 洁	(209)
爱的履历	(211)
鼓浪屿情思	(216)

童年旧事	(220)
那一脉蓝色山梁	(227)
陈慧瑛	(233)
竹叶三君	(235)
一朵美丽的野菊	
——郭风剪影	(241)
梅花魂	(247)
执教生涯	(253)
参星与商星	(260)
星洲如梦	(265)
洪素丽	(273)
多多鸟的传奇	(275)
冬日傍晚	(282)
东百老汇	(285)
夏日风情	(289)
雨夜白玫瑰	(292)
平安是福·简单是乐	(294)
苏叶	(299)
纸雁儿	(301)
能不忆江南	
——常熟印象	(305)
告别老屋	(313)
总是难忘	(319)
画饼娘闲话	(330)
张抗抗	(333)
橄榄	(335)
地下森林断想	(342)
叶梦	(347)

羞女山	(349)
今夜，我是你的新娘	(354)
孔林的幽默	(361)
郑明媚	(367)
道通行江湖	(369)
从陋巷中走出天地	(374)
吕锦华	(381)
五味糖	(383)
街声	(388)
总想为你唱支歌	(391)
高红十	(395)
十五的月亮	(397)
问老曹	(401)
龙应台	(407)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409)
幼稚园大学	(413)
正眼看西方	(421)
女人该看什么书	(425)
舒 婷	(429)
梦入何乡	(431)
迷路的故事	(436)
斗酒不过三杯	(440)
笔下囚投诉	(443)
到石码去	(449)
小桥流水人家	(452)
张辛欣	(457)
有滋有味	(459)
站在门外的人	(466)

没脾气	(471)
王英琦	(475)
有一个小镇	(477)
河，就是海？	(485)
我遗失了什么	(489)
大唐的太阳，你沉沦了吗？	(495)
王安忆	(499)
关于家务	(501)
话说父亲	(505)
怀念萧军先生	(510)
斯 好	(513)
小窗日记	(515)
表舅母	(519)
铁 凝	(527)
洗桃花水的时节	(529)
我有过一只小蟹	(534)
简媣	(539)
渔父	(541)
四月裂帛	(556)

## 谌 容 (1935— )

原名陈德容。四川巫山人，生于湖北武昌。1957年从北京俄语学院毕业，从事翻译和音乐编辑工作。1973年开始写作，1979年加入中国作协。现为作协北京分会专业作家。著有长篇小说《万年青》、《光明与黑暗》，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减去十岁》及《谌容小说选》、《谌容中篇小说集》等。



## 劝 酒

劝酒之风，古已有之。不知算不算得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之一层。反正每逢喝酒，必有人劝，也就必有人被劝。劝人者都有量，被劝者则未必。甭管您有量没量，都得经受这严峻的考验。不然，您别来！

佳肴齐备，主人或主持人举杯：

“薄酒一杯，不成敬意，干！”

薄酒不薄，起码介于 65 度至 45 度之间。席间量大的如饮甘露，慨然从命，得其所哉；量小的如喝敌敌畏，心惊胆颤，苦不堪言。然而主人精诚之极，盛情之极，不干，您来干吗？能不能喝是酒量问题，干不干则是态度问题，您自个儿瞧着办。别思想斗争了，干！

酒过三巡，必有仁者恭谦地起立：

“借花献佛，敬诸位一杯，干！”

主人故意借花，先干理所当然。在坐熟与不熟的好意思不干吗？人家跟你头回见面，称你为佛，献你以花，别不识抬举，干吧！

“不行，不行，我实在不行！”

告饶之声不绝于耳。

“先干为敬！”献花者更有绝招，先你来了个底儿朝天，就看您赏脸不赏脸啦！

讨价还价没用，别磨蹭，干了！

真人不露相，待众人微醺，人家才出台：

“三杯为敬！”

一溜三个酒杯斟满，规矩是一气连干，方为敬意。局势在发展，非人力所能控制。酒场如战场，没有豁出去视死如归的精神您最好别往里掺和。

于是乎，酒盖脸，举座昏昏然。谁也分不清那是红烧鱼块，还是石头儿子；谁也认不得那是生人，还是自己的小舅子。酒倒是把一桌人团结在一起，只是天旋地转，没人分得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了。

“五杯为满！”强中自有强中手，藏龙卧虎，席间不乏能人。

一串儿五个酒杯酌满，干下去才是好汉。打擂台了。

一桌人的音量都提高了八度，几十岁的人都成了顽童，美酒成为玩具或魔术、杂技、武打……有往手绢里吐的，有往鼻子里灌的，有往人身上泼的。一时间，醉眼相对，大哭大笑，残兵败将，真情毕露，倒也醉态可掬，只是何苦来？

这才尽性。

“花间一壶酒，  
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  
对影成三人。”

每读这诗句，总替李白的孤凄难受。然每逢盛宴，被劝酒劝到无处躲藏时，则非常渴望来点李白式的独酌，那怕不在月下，只要能安安静静地饮上一杯。

饮酒若能宽松些，别那么死气白赖地劝，该是多么自由！

1988年元月被劝酒而伤酒昏然中写下

## 张洁（1937—）

原籍辽宁，生于北京。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谁生活得更美好》先后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79年加入中国作协，现为作协北京分会专业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小说散文集《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散文集《在那绿草地上》以及《张洁小说剧本选》等。



## 拣 麦 穗

在农村长大的姑娘，谁不熟悉拣麦穗的事呢？

我要说的，却是几十年前拣麦穗的那段往事。

月残星疏的清晨，挎着一个空荡荡的篮子，顺着田埂上的小路走去拣麦穗的时候，她想的是什么呢？

在那夜雾腾起的黄昏，蹚着沾着露水的青草，挎着装满麦穗的篮子，走回破旧的窑洞的时候，她想的是什么呢？

唉，她能想什么呢？！

假如你没在那种日子里生活过，你永远不能想象，从这一粒粒丢在地里的麦穗上，会生出什么样的幻想。

她拼命地拣呐，拣呐，一个收麦子的季节，能拣上一斗？她把这麦子换来的钱积攒起来，等到赶集的时候，扯上花布，买上花线，然后她剪呀，缝呀绣呀……也不见她穿，也不见她戴。谁也没和谁合计过，谁也没找谁商量过，可是等到出嫁的那一天，她们全会把这些东西，装进新嫁娘的包裹里去。

不过当她们把拣麦穗时所伴的幻想，一同包进包裹里去的时候，她们会突然感到那些幻想全部变了味儿，觉得多少年来她们拣呀、缝呀、绣呀实在是多么傻啊！她们要嫁的那个男人，和她们在拣麦穗、扯花布、绣花鞋的时候所幻想的那个男人，有着多么大的不同啊！但是，她们还是依依顺顺地嫁了出去，只不过在穿戴那些衣物的时候，再也找不到做它、缝它时的那种心情了。

这算得了什么呢？谁也不会为她们叹一口气，表示同情。谁

也不会关心她们还曾经有过幻想。连她们自己也甚至不会感到过分的悲伤，顶多不过像是丢失哪一个美丽的梦。有谁见过哪一个人会死乞白赖地寻找一个梦呢？

当我刚刚能够歪歪咧咧地提出一个篮子跑路的时候，我就跟在大姐姐的身后拣麦穗了。

那篮子显得太大，总是磕碰着我的腿子和地面，闹得我老是跌交。我也很少有拣满一个篮子的时候，我看不见田里的麦穗，却总是看见蝴蝶和蚂蚱，当我追赶它们的时候，拣到的麦穗还会从我的篮子里再掉到地里去。

有一天，二姨看着我那盛着稀稀拉拉几个麦穗的篮子说：“看看，我家大雁也会拣麦穗了。”然后，她又戏谑地说：“大雁，告诉姨，你拣麦穗做啥？”

我大言不惭地说：“我要备嫁妆哩！”

二姨贼眉贼眼地笑了，还向围在我们周围的姑娘、婆婆们眨了眨她那双不大的眼睛：“你要嫁谁嘛？”

是呀，我要嫁谁呢？我忽然想起那个卖灶糖的老汉。我说：“我要嫁那个卖灶糖的老汉！”

她们全都放声大笑，像一群鸭一样嘎嘎地叫着。笑啥嘛！我生气了。难道做我的男人，他有什么不体面的地方吗？

卖灶糖的老汉有多大年纪了？我不知道。他脸上的皱纹一道挨着一道，顺着眉毛弯向两个太阳穴，又顺着腮帮弯向嘴角。那些皱纹给他的脸上增添了许多慈祥的笑意。当他挑着担子赶路的时候，他那剃得像半个葫芦样的后脑勺上的长长的白发，便随着颤悠悠的扁担一同忽闪着。

我的话，很快就传进了他的耳朵。

那天，他挑着担子来到我们村，见到我就乐了，说：“娃娃你要给我做媳妇吗？”

“对呀！”

他张着大嘴笑了，露出一嘴的黄牙。他那长在半个葫芦似的头上的白发，也随着笑声抖动着。

“你为啥要嫁我呢？”

“我要天天吃灶糖咧！”

他把旱烟锅子朝鞋底上磕着：“娃呀，你太小哩。”

“你等我长大嘛。”

他摸着我的头顶说：“不等你长大，我可该进土啦。”

听了他的话，我急了。他要是死了，可咋办呢？我急得要哭了。

他赶紧拿块灶糖塞进了我的手里。看着那块灶糖，我又带着眼泪笑了：“你别死啊，等着我长大。”

他又乐了。答应着我：“我等你长大。”

“你家住哪搭呢？”

“这担子就是我的家，走到哪搭，就歇在哪搭！”

我犯愁了：“等我长大，去哪搭寻你呀！”

“你莫愁，等你长大，我来接你！”

这以后，每逢经过我们这村子，他总是带些小礼物给我。一块灶糖，一个甜瓜，一把红枣……还乐呵呵地对我说：“看看我的小媳妇来呀！”

我呢，也学着大姑娘的样子——我偷偷地瞧见过——要我娘找块碎布，给我剪了个烟荷包，还让我娘在布上描了花。我缝呀，绣呀……烟荷包缝好了，我娘笑得个前仰后合，说那不是烟荷包，皱皱巴巴，倒像个猪肚子。我让我娘收了起来，我说了，等我出嫁的时候，我要送给我男人。

我渐渐地长大了，到了知道认真拣麦穗的年龄了，懂得了我说的都是让人害臊的话了。卖灶糖的老汉也不再开那玩笑——叫我是他的小媳妇。不过他还是常常带些小礼物给我。我知道，他